

蜗牛在荆棘上

路翎著

新新出版社



胡風主編：人民文藝叢書

在牛蝸 上棘荊

路翎著 新新出版社發行

黃述泰，由於各種原因，離開家庭，走入捍衛祖國的、窮苦的隊伍後，他底女人秀姑並處境便明顯地惡劣起來。由於嫂嫂的虐待，由於昧於世故，或如鄉場底說法，由於年輕，想男人——她爲什麼要這樣年輕呢？——秀姑便落在憂鬱中。黃述泰，雖然駐紮得離村莊很近，也從不帶一個信回來：好像這個年輕的傢伙是有着那種飄泊者底壯烈的對於孤獨的抱負似的。但據人們知道，他們夫婦原是很怕羞的；他們結婚還不到半年。

黃述泰是種田的，哥哥則做棉花生意：大家和年老的母親住在一起。秀姑懶惰而且寡默；丈夫離去後，就更懶惰，更沉默。在這種窮苦的家庭裏，人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生產者

不得食；援用這個原則，嫂嫂便打擊秀姑，斷絕了她底糧食。於是秀姑逃亡了。她永遠記得，在她離家的那天早晨，黃述泰買來的那口母猪生產了十二口小猪，黎明時她走過豬棚，走進去，在灰暗中蹲下來，照料，並愛撫那些小猪。

秀姑在鄉間流浪、挨餓，想念着小豬們。對於她底流浪，她底對小豬們的遺棄，她怕黃述泰知道，又怕他不知道。總之，她不敢去找高傲的黃述泰。她娘家無人，無處可去。終於，在好多天之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她被介紹到三十里外的某個工程師家裏來當女僕。

於是秀姑改稱黃嫂，在異鄉人底家庭裏開始了她底新生活。工程師夫婦都是憂鬱而又瀟灑的年青人，境遇很好，因此秀姑依然可以偷懶。秀姑，像多半年青的男女們一樣，是不知不知道，也沒有能力知道這個世界對她底逃亡——她被遺棄，因此她遺棄了小豬們——以及對她底新的職業的議論和批評的。秀姑是蠢笨得可驚，是像一個軟弱的生物。在她底新的生活裏，她能够安然，像在一種類的生活裏一樣。秀姑是玩弄着小小的狡猾，小小的愚蠢，小小的懶惰，在心裏沉睡着可憐的、畏怯的愛情，而生活着。

秀姑在離開家鄉三十里的「異鄉」生活着。對於故鄉，她是有悵然的思念；對於丈夫，她是有恐懼的思念。她很悲痛，覺得她是被遺棄了——但她還是很糊塗的；如人們常常看見的

，秀姑是很糊塗的。人們認為秀姑決不會從悲痛得到經驗。她是很多年，蒙受了大的羞辱，還不能認識方向，甚至不知道本鄉的某些地名。她是很多年，蒙受了大的羞辱，還不能數清八雙筷子。她是不知道離開故鄉的人們是到哪裏去了的；她以為任何別的地方，都是和她所生活的這個場合一模一樣，她是不相信別的地方，別樣的生活，別樣的情感會存在的——即在今天，她也不以為工程師夫婦的生活是存在的；她以為它是好玩的，馬上便會不見了。總之，假如人們深深地走到山野裏去，隨便地走進一個場鎮，不尋找什麼，而在白天的烟霧和夜晚的燈光下坐下來，那麼便會經歷到這個古國底某種深邃的情感，而理解純潔的秀姑了。

多日底晴朗的早晨。秀姑坐在台階旁的石櫓上，抄着手，並且閉着眼睛，在晒太陽。在她底閉着眼睛的神情上，在她底面部的輕微的顫動上，以及在她底呼吸上，這樣地晒太陽，是完全像一頭貓。女主人送工程師走出時，秀姑睜開眼睛：看見女主人伏在工程師肩膀上，而工程師在陽光裏憂鬱地，溫柔地微笑着。顯然工程師夫婦，在荒涼的山中相愛，有某種感傷。秀姑趕快又閉上眼睛，假裝未看見。秀姑在心裏替工程師夫婦就憂，輕輕地歎息着。年青的工程師理好圍巾，輕輕地走下了台階。工程師夫人走了進去。在寂靜中聽見雄雞底啼鳴。秀姑動彈了一下，睜開眼睛站起來。

秀姑聽見房內有風琴聲。她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聲音。接着她聽見女主人底低低的歌

聲。

秀姑走至門邊，看見長髮的、纖弱的女主人垂頭在琴鍵上，低聲唱歌。陽光照進窗戶，在花瓶和穿衣鏡上輝耀着。女主人是在那樣深沉的，癡迷的情感裏，未注意秀姑；她底長髮披在琴鍵上。這是現代人最愛好的圖景之一；這種圖景，在現代，是最迷人的。這是漂流到荒涼的山中來的不知世故的小雛們底感傷的癡迷。秀姑在門前呆站着，直到這個天仙——秀姑覺得她是天仙——走進後房。

工程師夫人毅然抬頭，起立，走進後房，好像對於這種感傷的戀情她已獲得了結論。在寂靜中，冬日底陽光在嶄新的穿衣鏡上輝耀着。秀姑被引誘，好像在伊甸園中夏娃被引誘，走到風琴前，按了一下。踏着風板，又按了一下。被奇異的聲音迷惑，秀姑用力踏風板，把兩個粗大的巴掌壓到琴鍵上去。秀姑笑着，聽着駭人的聲音。

工程師夫人換了水綠色的睡衣，拖着拖鞋，在腋下挾着書本，顯然準備睡覺的，走出來，以明亮的眼睛凝視着秀姑。

秀姑放了手。但即刻又用食指按最高音。

「太太，我輕輕地。」秀姑詭媚地笑着說，以爲自己會博得女主人底歡心。

「我看你輕輕……」纖弱的工程師夫人惱怒地說，嘴唇戰慄着，「放手！我看你輕輕

地！」

秀姑臉紅了——紅到耳根，尷尬地笑着走出門。

「太太，要燒火不要？」在門外她突然停住了，叫，狡猾而又忠實。

秀姑嘆息着，走下了台階，走到門前的樹下。她站住，凝望陽光中的山野。秀姑，這個愛情和生活中的無知的小雛，在站在這裏的現在，心中有一種憂鬱的感情：這種憂鬱的感觸，是另一個小雛，工程師夫人，在那種優美的佈置中所表現的。

但秀姑很快便復元了。她在樹下坐下來，抱着腿，看着螞蟻打仗。在她的精神完全集中起來的時候，她便以奇特的資格參加到螞蟻底戰爭裏去了。

螞蟻底隊伍從荆棘叢中出來。太陽照在含露的草葉上，並照在螞蟻們身上，使那些烏黑的小身體發亮。螞蟻們在荆棘旁邊交鋒，秀姑看見有一個大的螞蟻在憤怒地顫抖着。另一個則在笑——秀姑覺得是如此。秀姑突然覺得荆棘叢是大森林，陽光照進這個森林。並覺得螞蟻是巨大而有力的動物。秀姑臉發紅，笑着，伸手播弄着那個她覺得在憤怒的負傷了的螞蟻。秀姑感到敬畏與歡喜。

「噓，你看哪！生氣，是沒得用的哪！呀，呀，你！你！好吧，你瞧！」她說。於是秀姑自己突然變成了螞蟻。

當這個大的螞蟥在荊棘叢中沉醉於戰爭的時候；當這個秀姑糊塗地忘記了一切，在陽光下做着小兒的嬉戲的時候，當偉大的世界照耀着陽光賜給這個癡呆的年青女子以幸福的時候——當戰爭和幸福都最濃烈的時候，有一個穿舊軍服的，神情頑強的年青的傢伙走上土坡，環顧了一下，向這邊的房屋走來，而在看見秀姑的時候站住了，脫下了軍帽。

這就是英雄黃述泰。

黃述泰聽到了人們對於秀姑的議論——這些議論是很可怕的——昨天請假回家。在家裏證實了這些議論，今天早晨便動身來找秀姑。像大半的年青人一樣，因為要做英雄，黃述泰是對這些議論絲毫也不懷疑的。他底奇怪的堅決的表情顯示了他底動機和目的都相當可怕；它們顯然不是他底力量所能承擔得起的。

黃述泰倚着槐樹站下了，他底光頭冒熱氣，在手裏提着軍帽，憤怒地凝視着秀姑。

「喂！」終於他喊。

秀姑打寒戰，轉身，認出了黃述泰。面部有輕微的戰慄，眼睛發亮，蹲在荊棘上，沒有站起來。

「喂！」黃述泰，克服那種在女人面前慣有的生怯的感情，喊，並露出冷酷的笑容。秀姑突然站起，但又向下看，奇怪地就心踩着螞蟥。

她低下頭來。但她失去了螞蟻。她非常地猶豫起來。突然黃述泰奔向她，一拳擊在她臉上。她底猶豫使黃述泰底激情找到了理由：黃述泰奔向她，把她擊倒了。

秀姑迷茫、糊塗，倒在荊棘上。依然想着螞蟻。

「螞蟻呀！螞蟻虫子呀！」她突然高聲喊。

聽見這樣奇怪的叫喊，黃述泰以為秀姑在玩弄狡猾，於是揪住秀姑底頭髮拚命捶打。這是一場殘酷的、無聲的捶打；這是鄉下小夫婦底一場戀愛；人類對於他們自己是慣於無知。黃述泰是狂熱而蠻橫，揚起了農人和兵士底大拳頭。秀姑衣服被撕破，臉都青腫了；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挨打，但覺得一切都不會錯：陽光、螞蟻、丈夫、荊棘、都不會錯。在黃述泰底拳頭底閃耀下，秀姑看見了淡藍色的輝煌的天空，並看見一隻雲雀輕盈地翔過天空。秀姑看見，於是凝視，覺得神聖。秀姑咬着牙打顫，掙扎着，企圖使丈夫注意陽光和天空，而領受她心中的嚴肅和憐惜。在她底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掙扎。黃述泰放開她的時候，她閉上眼睛，躺在荊棘上，覺得爲了她所受的苦，那個溫柔、輝煌、嚴肅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輕輕地覆蓋了她了。她覺得雲雀翔過天空，發出歌聲來。

在她嘴邊出現了不可覺察的笑紋。

「起來！」大兵叉着腰，喊。這個大兵，在依照祖先底法律，懲罰了他底有罪的女人之後，喊。

秀姑坐起來，眩暈着，痛苦而悲傷地向丈夫微笑了，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但希望丈夫饒恕她。而突然地，不管被饒恕與否，她在疲勞中感到那個溫柔的、輝煌的天空，覺得異常的滿足。她嘆息了一聲。

黃述泰希望她抗議，或者質問。冷酷的、敵意的笑容留在黃述泰的大臉上。

「你幹啥子……走，找媒人去！」黃述泰大聲喊。

秀姑看着他。

「找張學文！走，替我走！」黃述泰向前走了一步，喊，「不要臉的！不要說……你看吧，我叫你有本領！一刀兩斷，我當我底兵，乾脆！」他站住，咬着牙，擰起了衣袖。

秀姑是突然明白了什麼了。她明白了她底孤苦無依，明白了丈夫底感情，於是小孩般啼啼哭了起來。她帶着流血的手臂和青腫的臉，哭着向丈夫走來。

「我哪些錯！哪些錯……些錯……呀……我沒得吃呀……」

「沒得吃就偷人！」大兵吼着。

秀姑看着他，沉默，不敢再哭了。秀姑墮入黑暗，失去了剛才的陽光、天空、荊棘和雲

雀。那種由糊塗而來的虔敬和嚴肅，是被糊塗的恐懼和順從代替了。

「叫你跟我走！」黃述泰冷酷地說。

「你說究竟……」

「走了就曉得！」

「我問太太……」秀姑可憐地說，用眼光徵求丈夫底同意。

黃述泰冷笑着，做出蠻橫的大兵底態度來，表示什麼都不怕，走進門，站在台階下。

「你家主人幹什麼？」他輕蔑地問。

「我不曉得……」

「快點滾出來！」大兵吼，叉着腰。

隣人們，伸頭觀看着。隣家底肥胖的張嫂快步從欄房跑出。工程師夫人走出內房，貼臉

在玻璃窗上。

「太太！」秀姑喊。

「哎呀，你……」工程師夫人驚駭地叫；「那個兵是誰？」她問。

「我……男人，我底男子，太太。」

「他打你？」

秀姑不答，看着美麗的、驚駭而惱怒的女主人。

「他爲什麼打你？」

「不曉得。」

夫人嚴厲地皺着眉。

「那麼他來幹什麼？」她拋開腋下的小說書，「說呀！做什麼？不會說話嗎？——我又沒有聽你說過你有個丈夫，啊！」

秀姑，在女主人走動的時候，想到了一個計謀。她突然跪下來，抓住了女主人睡衣底邊沿，哭起來了。

「太太，救我，太太！」

工程師夫人皺眉看着她。顯然地她是不慣這種崇拜的。

「到底怎樣呢？說呀！」

「救我！他打死我，打死我……」

「他還要打你？他是什麼隊伍？」夫人憤怒地說。

「不是……太太呀，他是要我回去！他不要我了呀！不要我了呀！」秀姑大哭了。「我跟你磕一萬個頭，太太呀！」

工程師夫人，突然發覺自己沒有叫秀姑起來，臉紅了。

「起來，不像樣！——他不要你，爲什麼？」

「我不曉得？」

「多麼糊塗！你去問問他！」

秀姑走出來，遲疑地，懇求地看黃述泰，他又腰站在陽光下。

「太太問你爲什麼要找媒人不要我？」她怯弱地，但確信地問。

「叫你太太出來！」黃述泰高聲喊。

工程師夫人皺着眉頭走出來，紅着小臉，憤怒地看他們。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沒有禮貌！」她高聲說。

黃述泰看了她一眼，即刻看着旁邊，冷笑着。

「你爲什麼打你女人？她完全不錯！她在我這裏安份守己，隣居都知道！」工程師夫人站在台階上嚴厲地說。

「是的，太太！」隣家張嫂大聲說。「你打錯了人！」她向大兵說。

工程師夫人走下台階。太陽燦爛地照在她底優美的身體上。秀姑感激而不安。

眉，生怯地盼顧——大兵怕女人。

黃述泰退下台階，除下了軍帽。

「太太，不是我這個樣子！太太你有所不知！」他說；幫助表白，他幌動身體，「……我是抽去當兵的！我哥哥……就是這樣，我不怕的！但是我一去，我這個女人就不規矩！她跑出來了，她又爲何不在家裏呢？」黃述泰，用鄉場上說理的態度大聲說——這種雄辯，是幾千年的生活所放射的光華，「這都有證明。」黃述泰搖擺頭顱，說：「我黃述泰爲人剛直！我請了假——請假不容易啊！」他說，以爲工程師夫人認爲請假容易。黃述泰，在入伍訓練裏是過着極其艱苦的生活的，現在，獲得了一點成績，感到得意了。「我是回來解決這件事的！然後我去前方殺敵，一無牽掛。這都有證明。」

「太太，他們是信仰我，才讓我請假的！我們就要開拔到萬縣去了！」他加上說，滿意自己底軍隊生活，滿意自己能够忍受那種艱苦，動着嘴唇看了工程師夫人一眼。

「那麼，秀姑？」工程師夫人說。「他瞎說！」秀姑以爲被女主人支持，突然大聲說，「你信不過我，我自信不過你！我出來，嫂嫂要整死我啦！虧你是個男人！」

黃述泰戰慄而蒼白。

「你閉嘴！」他痛苦地叫，「跟我走！」

「我不走！」秀姑回答，哀求地看着女主人。

「既然這樣，去弄清楚了。」工程師夫人低聲說。

秀姑猛然絕望了，恐懼地看牢女主人。她明白黃述泰底可怕的蠻橫，明白她底故鄉底險惡，並明白自己底軟弱。……

「我不……去！」她痛苦地說。

黃述泰以發火的眼睛看着她。他記得她憑着女主人所做的反抗的。在她底恐懼裏，他看出了鄉場上所傳聞的她底不潔。仇恨燃燒起來，他尖銳地冷笑了一聲。

「那麼，你們去吧。」工程師夫人淡漠地說。

黃述泰吼叫了一聲。秀姑灰白了，沉默地站着。

「好，去吧。」忽然她簡單地說，張開了嘴，伸出舌頭，昏迷地笑着，跳下了台階。她再未說什麼。在她底這個簡單的態度裏，是露出了鄉下女兒對於命運的順從和認識——人們常常在山野中看到的那種順從和認識。人們常常要爲這種態度苦惱，因爲在這種態度裏，生滅於荒涼的草野中的生命和它底附屬的一切是顯得特別的簡單。

黃述泰是傲岸而艱辛地疾視着他底故鄉的，這種疾視，是這個時代的大半的青年人所經

歷到的。黃述泰熟悉故鄉底一切醜行和黑暗，在故鄉蒙受着羞辱和損害，因此，在離開了以後便決未想到回來。因爲在故鄉，不能像一個男子一樣地站起來，並因爲好多朋友都蒙冤而離開了，所以在抽丁的陰謀落在他身上的時候，他便豪爽地承担了；多年的動亂生活使他相信一個男子底事業是在寬闊的天地中，並使他相信，以他底年青，他將在異鄉獲得他在故鄉決不能獲得的壯烈的生涯。這種壯烈的生涯，飄泊者底懷涼而英勇的歌，在他是成了無上的光明。於是他離開，咀咒故鄉毀滅；期待多年後以飄泊者底身份回來，憑弔故鄉底毀滅。

假若他心中還有對於親人的愛情，假若他還有依戀，他便覺得可羞：這是在他底蟄伏在山野中的祖先們便如此的。黃述泰認爲，一個男子，一個兵士，是應該疾視女人的，於是他便這樣做了。在兵營中，黃述泰受着各種痛苦，但在未來的光明的慰藉下輕易地忍受了。經過幾個月的內心的訓練，他便確信自己是一個飄泊者了。

在現在這件事裏，他底飄泊的抱負是要經受試驗了——這是他自己很明白的。聽到鎮上所傳聞的秀姑底不潔，他是憤怒而滿意；於是冷酷，並滿意還冷酷，確信自己是一個飄泊者。人們知道，山野中的英雄的青年們，是依照祖先底立法，把女人視爲奴隸，把愛情視爲羞辱的：經過嚴格的訓練，黃述泰是更信仰這個；而樂於相信謠言，相信秀姑底墮落了。

黃述泰是要回來當着故鄉底面——這個故鄉侮辱他——做一件豪壯的行動的。他相信，

在他底豪壯的行動裏，故鄉要戰慄。他要先嚐漂泊者底醉人的滋味。他底心中是燃燒着惡毒的激情。

走進場鎮的時候，他是完全浸在對這個故鄉的仇恨中，想到要殺死秀姑。黃述泰覺得，一個兵——他相信自己是一個兵——是可以殺人的，因為他是要被殺的。

黃述泰，爲了對故鄉的刻毒的仇恨，企圖做一件豪壯的行動，殺死他底親人和奴隸。年青的激情是慣於向自己底心復仇的；黃述泰以爲，他對自己底心愈殘酷，故鄉便愈要戰慄。黃述泰，計算着怎樣才能驚動鄉場，領着他底奴隸走近媒人張學文家。

張學文這種人，在鄉場上，雖然貧窮，却有着奇特的位置。這個張學文現在是坐在門檻上抽烟。他伸長了頸子，蹣起眼睛看着走近來的黃述泰和秀姑，然後站起來，憂愁地搖着頭。他細瘦、病弱，長衫沒有扣，露出乾癟的頸子。顯然他還未洗臉。門檻上放着一付舊污的紙牌：他剛才在研究紙牌。這個人底半生的決心，便是要在賭博上勝利：他是常常失敗的。他拾起紙牌，數出兩張，蹣起眼睛來噴出了烟子。他這樣對待黃述泰，好像剛才還見過面；好像黃述泰並不是兵士和漂泊者。

張學文，很迅速地，用他底氣味和聲音，拖黃述泰跌進昏沉的、無聊的故鄉，而暫時地磨去了黃述泰底英雄的鋒銳了。